

走进二刘村

简梅

晖公组织民力疏渠围堰,经过不辍开拓,耕地不断增加,在凤山脚下形成家园。随着人丁繁衍,长、次子世居“外刘”,三子则迁居“里刘”,逐渐形成“外刘”和“里刘”两个聚居区域,因此得名“二刘村”。

云龙桥的修建者,正是刘晖公曾孙刘君震。他致仕归故里后,筹集资金在家乡营造古桥,开凿古井。千百年来自姓口口相传:君震公“修三桥凿七井”,造福桑梓。

我的目光移到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上。曾经,学子、商贾经二刘村北上,必过云龙桥。而长溪水流湍急,每遇大水,溪上先期搭建的木桥常被冲毁。由此可想而知造桥之艰难。眼前的云龙桥为三墩四孔石构平梁桥,全长二十多米,宽两米多。古桥造型古朴雄浑,条石叠砌有章法。此桥与众不同之处在于:石梁两头内侧凿成卯状,榫以石条来稳固桥面;同时为防止横向的石板移动,首尾两块石板的两端用榫卯结构,以锁住青石,体现了古人的智慧。

我蹲下身子,摩挲着桥梁上的多处石刻,有的虽已不清楚,但仔细端详,字迹仍苍劲有力,记载着造桥和修桥的年代等。东侧桥头立着“云龙桥”石碑,字迹雄劲。云龙桥虽经历代重修,但基本保留着原貌。前几年,由于受到暴雨等侵袭,出现了桥墩倾斜、桥面凹陷等问题。为这座古桥再次重现昔日风采,潭头镇与二刘村启动了云龙桥修缮工

程。如今,眼前的云龙桥依然连接着美丽乡村的两岸。长溪潺潺,不远处的筹峰山脉隐约呈现着古时文字里所写的“四时含妍”“千态万状”之美。

过桥不远,即可见到至今仍为二刘村人引以为豪的“先贤里”牌坊。牌坊为清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所立。数百年来,古人下马、落轿,瞻仰牌坊,而后沿着深幽的古道继续前行,细碎脚步声、喀嗒马蹄声穿行在时间的长河中……二刘村自古出贤才。同为福州人的中国近代文学家林纾曾为长乐刘氏族谱写序,写到宋代的二刘村竟“四代出五贤”。当中的刘砥、刘砺兄弟曾拜朱熹为师,于宋孝宗年间,以兄十一岁、弟九岁同登童子科进士,因此被传为佳话。

走进村中,穿街走巷,在厝厝相连的飞檐翘角中,在精妙绝伦的雕栏画栋中,在竖着旗杆碣的显赫厅中,在规整有序的围合庭院中,我见证了二刘村众多才子荣归故里后起架造厝,耕读为本、清白传家;也见证了作为“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”的二刘村今天的保护传承和更新活力。

你看,条条村道洁净,声声乡音缭绕。泮池、池塘、沟渠、古井,无不勾勒着静谧与乡愁。古老的刘氏大宗祠,诉说着家族兴旺、根深枝茂。永思堂、勤有堂、满春堂、树德堂、椿萱堂,各房公祠简朴,似散落在乡间的珍珠,串联起古村的厚重历史。而现存的龙峰书

院、五贤书院、出云书院等书斋,更是家家诗书、户户弦诵及“进士之乡”最好的证明。当然,还不乏一座座街屋式、骑楼式的新建筑,和留存的传统民居交错有致。

这当中,我专程探访了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之一的刘六符故居。穿过巷陌,来到一座马鞍墙曲线流畅的古民居前,步入恢弘的厅堂,往左侧后门走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柱子上镌写的:“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,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”。迈过门槛,门厅内木板上贴满纪念黄花岗烈士的图片文字,荡气回肠。左边一小间即刘六符旧居,墙上挂着烈士遗像及生平事迹介绍。

今天,从二刘村走出去的子孙们依然是好样的。多年来,他们为家乡修路、助学、护厝、养老等事业尽心尽力,回报桑梓,义不容辞。

我站在筹峰山海翁岩的山顶,只见远山清朗,古树盈天。朱熹与刘砥、刘砺的师生情,永远凝固于晦翁岩那俊逸雄健的“读书处”三字碑刻。郑和下西洋停泊太平港时曾慕名来此,修葺了龙峰书院,晦翁岩也印证了二刘村的都官渡和潭头港为海上丝绸之路要津。文人墨客纷纷到此览胜寻迹,挥笔之墨香永恒……

更让人欣喜的是,福州绕城高速东南段已连接到这里,开启着二刘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

我对于江西吉安最初的印象,是儿时经常听父亲讲起革命战争年代爷爷参加“九打吉安”战斗的往事。父亲把战斗场面描绘得惊心动魄,把爷爷的英勇述说得绘声绘色。从那时起,我对吉安就充满了向往。对这座城模样的想象,一直在我幼小的心里滋生着。后来上学后,又读到“命令昨颁,十万工农下吉安”的词句,感觉特别亲切,对这座城肃然起敬。

真正初识吉安,是十九岁那年到吉安参加自学考试。搭乘的班车到站后,我叫了辆出租车赶往考场。下车时,匆忙中把装有准考证和钱包的手提袋落在了车上。准备进考场时,我才发现手提袋忘了拿。那一刻,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正打算返回时,身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下意识转过身,是刚才乘坐的那辆出租车的司机!他将手提袋递给我。我来不及认真道谢便赶紧进了考场。我还把刚刚经历的事作为素材写进了那场考试的作文中。至今,我也不知道那位司机的名字,但这份感动一直在心。那是我初识吉安的真切体验,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。

这种好感,不时引领我亲近吉安、认识吉安,也成为我日后走进吉安、扎根吉安的坚定动力。后来,我考入吉安市相关单位,从此定居吉安,终于成了一名真正的吉安人。

在吉安生活的这些年里,我用脚步丈量这块土地,用眼睛发现这座城的美丽,用文字书写我与吉安城的情感。我写了一本又一本与吉安有关的书,也目睹了吉安城日新月异的变化,真正感受到它厚重的历史文化。

“万家深树里,闻是吉州城。”依赣江而建的吉安城,神冈山、古榕树、白鹭洲、螺湖湾、螺子山等胜景镶嵌其间,洋溢着万家深树的自然风情。

在一片滴翠的香樟林里,神冈山掩映于浩瀚的墨绿中。站在山上眺望,赣江像一匹绿色的绸缎在脚下缓缓地滑动,对岸村落里的鸡犬之声隐约在耳。不远处的京九线上,穿梭的火车不时在眼前飞驰而过。赣江畔,人们熟悉的还有那棵古榕树。已几百岁高龄的它,须长垂,虬枝盘旋,树影婆娑,成为江边的一道风景,令过往的行人生出无尽的情愫。

随江水而下,风光旖旎的白鹭洲兀现江中,绿树中隐现的古建檐角悠远隽永。与白鹭洲一同为人瞩目的当属洲上的风月楼,它立于白鹭洲头,隐于烟雨中,是闻名遐迩的白鹭洲书院的主体建筑。创建于南宋时期的白鹭洲书院,在数百年办学历程中,培养出了文天祥、刘辰翁、邓光荐等大批庐陵先贤。

情系吉安城

贺小林

吉安因水而兴,也因水而美。弯弯曲曲的螺湖水,上接真君山森林公园,下连庐陵文化生态园里的庐陵湖,最终投入赣江的怀抱。居住在螺湖湾岸边的人们,体验着别样的水岸情怀。而到了晚上,庐陵文化生态园旁的螺子山上,高高耸立的文星塔霓虹闪烁,灯光辉映在赣江江面上,波光粼粼,一片璀璨。美丽的滨江夜景与吉安城融为一体,让人们沉醉其中。

吉安不仅山清水秀,城中,那组“十万工农下吉安”大型群雕更是震撼人心。群雕生动再现了九十多年前“九打吉安”战斗的革命历史,展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及工农群众勇往直前、舍生忘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。

每次我路过这里,凝视着群雕,当年的战斗场景仿佛在我眼前闪现,耳边似乎涌动着十万工农的壮烈声威,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息。望着群雕中一个个英勇的场面,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个英烈的名字,忆起儿时听父亲讲起的往事。我知道,群雕上的人物都是我的祖辈,他们会永远被人民记在心中。每年的清明,我都要带着家人特别是孩子在群雕前拜谒,告诉他们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,从而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

当年红军鏖战地,今朝旧貌变新颜。如今,城市的建设者们以神冈山、螺子山为坐标,有序扩展,把赣江畔的吉安建设得越发秀美大气。站在螺子山顶眺望,南北延伸的吉安城高楼林立,街道纵横。曾经“万家深树”的吉安城依然绿树成荫,山水画卷浑然天成。不同的是,今天的吉安更加散发着现代都市的气息,已然华丽蝶变,呈现出全新的模样。

蟋蟀的歌声

孙博璇

秋天敞开怀的时候,蟋蟀跳出憋闷了一夏的巢穴。它摩擦着翅膀,令清澈的秋光里,一下子落满了快意的抒情。你望不见它,却挡不住“唧唧唧”之声破空而来。

脑海里,瞬间想起来的是齐白石画蟋蟀的佳话,以及齐白石画笔下的那些蟋蟀:善鸣者、善斗者、善舞者、善友者……形态各异,煞是传神。

要说与蟋蟀结缘,我也有份。儿时顽皮好动的我,假日里无所事事,便抱着玻璃瓶去逮蟋蟀玩。一望无际的田畈里,拖拉机拽着犁轰轰鸣着,为大地掀起一波波泥土浪花。蟋蟀一涌而出,蹦蹦跳跳,迅即四散。我欣喜若狂,在松软的土壤上追捕着体型肥硕的蟋蟀。本以为个头越大,肯定身强力不亏,可高兴兴带回家,全家人聚拢一瞧,都大笑起来。原来我在田野里闪电展腾了半天,捉来的虫儿根本不是蟋蟀,莫说斗蟋蟀,连蟋蟀能歌善舞的才艺,也是望尘莫及。

的确,秋色之中,蟋蟀的歌声是诱人的虫鸣。在熬过酷夏、天地澄澈、风清气爽的夜晚,听一听此起彼伏的唧唧声,是很诗意的享受。仿佛大地上的清秋凉夜,此刻由它们主持。草丛、院落、田野、老城墙的根基,都是栖息和表演之地。尤其是月光皎洁的夜晚,最是它们兴致盎然的时光。

那时,我家居于校园,住着土坯砌起的教师宿舍。门窗单薄的骨架,任由年复一年的风霜雨雪拍打,仿佛是有预谋似的开裂些缝隙,为许多可爱的小虫留出与人类互动的通道。

蟋蟀在屋里安家,会选择潮湿的墙皮剥落处、地砖的缝隙、家具台角的犄角



《中国画《松声云影》,作者祁昆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

走进古村落

没有几天工夫,是走不完福州长乐区二刘村的。虽然我慕名二刘村已久,它距我家乡梅花镇仅七八公里,但是遗憾的是,每次我总是与它擦肩而过。这一次,我终于有机会走进二刘村的深处,真切地感受这个传奇的千年古村。这个仅有五平方公里面积、三千余人口的山子,自古以来竟出了七十六名进士。了解得越多,我的内心越难以平静。

踏着久远的时光,轻叩古村的旖旎。行迹所至,移步换景,那山、河、田、院,那桥、井、杆、厝……无论岁月历经多少沧桑,二刘村流淌着的气韵从未消弭。

游走二刘村,必先长溪上游的村口起步,跨越千年云龙桥。村庄依山就势,傍水而生,四周筹峰山、凤山两山围合,形成山环水抱的自然屏障。同行的村委会主任告诉我,二刘村古为海澳之地,因闽江口下游泥沙受海潮顶托,积沙成洲。千百年前,村子的开基始祖刘

拓豆丝

金国泉

拓豆丝,是我家乡安徽望江的特色美食。我喜欢这个“拓”字胜于豆丝本身。一张乡间豆制品居然是“拓”出来的,仿佛是件艺术品,吸引着执着的你想要一饱福福口福。这里的量词用的是“张”,也符合艺术品的特征要素。家乡人从不称呼它“个”或“碗”之类,“一个豆丝”似乎没了章法,“一碗豆丝”又显得有些普通了。

拓豆丝的叫法是从何时开始的,人们不得而知,但我坚信祖先的智慧。那田野的丰收、泥土的清香、农人的俊俏,尽在这张豆丝中原原本本地拓了出来。我难忘小时候见到豆丝时馋猫一样的场景。刚拓出来的豆丝,香、嫩、脆,我急切地抓到手上,被烫得蹦蹦跳跳,仍忙不迭地啃一口。虽然烫,却舍不得吐,只好不停地嘟囔。母亲见了,在一旁眯着眼笑。现在想来,如果我是名画家,可以画一幅《拓豆丝全图》。画中,是一个淘气的农家孩子在豆丝前着急的模样。

拓豆丝,实际上是由浸泡过后的大米与浸泡后去了外衣的绿豆,共同用石磨磨成浆,再放入锅中拓成的美食。也有用黄豆的,但黄豆没有绿豆饱满,没有那种绿茵茵的景象。口感也不一样,绿豆拓出来的豆丝口感更糯。

在家乡,拓豆丝是一件很隆重的事。首先要看个日子。我家一般由父亲裁定。选好了日子,便开始张罗。既要准备拓豆丝用的大米与绿豆,又要与

村里其他人商量石磨的事情。石磨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,得协调好时间。你家今天用,我家就安排在明天。

我看见,母亲先将磨好的豆浆舀至灶台边。那乳白色的豆浆,母亲用瓢舀时如一条长线,漂亮极了。也许正是在这时,人们可以感受到豆丝的“丝”。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清香,入肺入脾。

灶膛的火也很有讲究。印象中,最好的莫过于干枯的松针,家乡人称为松毛。它火势旺,却能说消散就消散——这正是拓豆丝所需要的火候。

我喜欢看拓豆丝的过程,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母亲舀半瓢豆浆,沿锅旋转三百六十度,然后一只手持蚌壳——我们叫湖壳,在锅中螺旋式旋转,直到豆浆正好薄薄地拓满锅,不多不少,就像一张宣纸铺在了某件碑文石刻上。然后用斗笠盖上,不用锅盖而用斗笠,在我看来是因为斗笠更透气。等斗笠上面的蒸汽成团上升,豆丝便熟了。有人问我,是半瓢豆浆?我不能肯定。是多少度的旋转?我也不能确定。但母亲的手旋转着拓,我看得真切。

如今,拓豆丝这件事在我老家仍普遍存在。人们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舍弃了这份传统的味道。一到腊月,乡里乡亲几乎是奔走相告,大家仍遵循着那套老做法。一些在外工作的人,每逢冬至前后便给家人发来信息:家里什么时候拓豆丝呀?别忘了告诉我,我要回家吃豆丝。

存在。

东安湖上一共有多少座桥?二十四座。记得当初设计者面向成都市征集二十四座桥梁的名字时,我是有些不解的。原因主要基于两点:一是扬州瘦西湖二十四桥雅名在前,东安湖二十

衣襟生凉,我的寻桥问水之行是凉爽愉悦的。依着“东安花语万林春,日月光香暮雨新”的意境,我从手绘地图上的二十四桥,一一对应走进湖中的二十四桥:东安桥、君安桥、花重桥、桃语桥、万木桥、秋林桥、锦春桥、落日桥、水月

古驿新桥

庞惊涛

四桥名称于后,让人有雷同之感;二是桥多,意味着对东安湖本来就不大的水域面积形成了切割,东安湖能承载二十四座桥吗?即便能承载,它们的命名、功能、形制等,又如何体现东安湖独特的气质,凸显出新城与古驿相融合的人文诗意?

我在这些桥梁上走走停停。盛夏的正午,虽然日照猛烈,好在湖风浩荡,

桥……它们或在湖心,或在湖之偏僻一隅,或热闹或寂静,或主角或陪衬,都能自我构成一个独立的水世界,彰显出独特的桥文化。

更难得的是,它们不仅与典雅相伴,还乐意与世俗相亲近。既有琅琅书声、管弦丝竹,也有啤酒、咖啡、围炉煮茶等。就说桥边的一个石犀的移用,呼应古典成都的同时,创新容纳孩童的嬉

